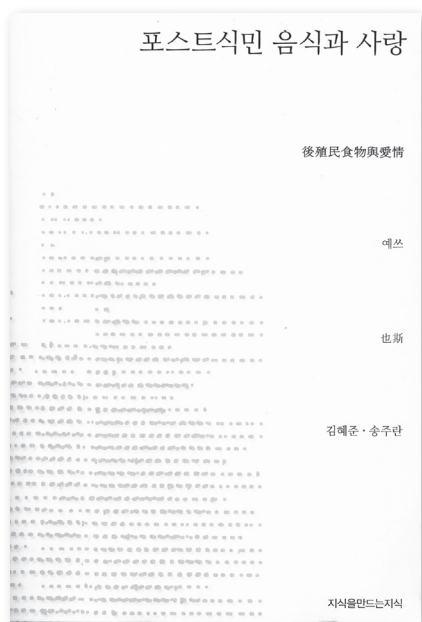


#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韓譯版) 解說

文藝茶座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韓譯版)封面

宋珠蘭

宋珠蘭，畢業於慶南大學中文系，以論文《也斯散文的香港性研究》以1970-80年代作品為中心獲得釜山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現就讀釜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課程，論文有《通過「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看對香港的想像和現在的香港》(2011)等。主要研究領域是香港文學和香港文化。近期與釜山大學現代中國文化研究室的其他青年研究者一起共同致力於香港文學、台灣文學、華人華文文學的研究與翻譯工作。

金惠俊

金惠俊，畢業於高麗大學中文系，主修中國現代文學，以論文《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民族形式論爭」研究》獲得博士學位。現為國立釜山大學教授，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等以研究生或訪問學者身份進行研究活動。具體學術研究領域主要包括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新時期散文、中國現代女性主義文學、香港文學、華人華文文學等方面。曾單獨或共同翻譯過《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1991)、《中國當代文學史》(1994)等相關理論書籍，也翻譯過《天之涯，海之角》(2002)、《崑崙山的月亮升起的時候》(2002)等散文集和小說集。著作有《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民族形式論爭」》(2000)，論文《試論華人華文文學研究》(2011)等數十篇。

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中提到「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約140年後的1984年12月19日發表的《中英聯合聲明》中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新統一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以及新界，以下稱香港)是所有中國國民共同的期望，宣佈決定從1997年7月1日起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如果說《南京條約》決定了香港殖民地歷史的起點，那麼可以說《中英聯合聲明》決定了它的終點。但是站在香港人的立場來看這卻不單單是個喜訊。1984年以後，由於對未來的不安，在香港掀起移民熱潮等，整個社會開始動盪起來。過去香港人一般沒有特別注意過自己是誰，也沒有特別關注過香港的將來會如何，但從此開始陷入對認同問題的思考，又在努力去建立自己

的身份認同。

1984年以來，或者從這以前開始，在香港文學界自然出現了描寫這些現象的作品。首先，表現香港的未來、香港意識或者香港與中國大陸差異等方面的作品不斷增多，以香港回歸為題材的短篇小說或中、長篇小說也陸續發表。特別是在進入1990年代後，體現追求「香港性」的「失城」或者「此地他鄉」的作品明顯增加，與出國移民相關的故事被描寫得更加豐富、更加細膩。換句話說，通過表現與中國大陸相異的香港特徵及與香港回歸相關的一系列現象——諸如歷史回顧、內地新移民、海外移民、「失城」、「此地他鄉」、香港社會現象等——尋找並建立香港身份認同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1997年香港終於回歸中國。當回歸成為現實之後，上述的現象多少又發生了新的變化。

與香港回歸直接有關的「失城」作品漸漸減少，表現由現代大都市本身所帶來的異化而導致「失城」的作品隨即開始多起來，表現都市男女、男男、女女之間情愛的各種各樣的作品也大幅度增加。

即，與其說直接表現香港的認同問題，不如說通過表現存在於香港社會的諸多現象使探求與追求認同的問題變得內面化。

也斯是最能體現香港文學界的這些動向與成就的作家。他早在香港回歸以前就開始了對香港性與香港人認同問題的深度探索，他以小說、詩歌、散文、港式專欄散文或者理論文章等各種方式努力向人們介紹他所認識的或者想像的香港和香港人。特別在近幾年他的這些努力更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因此不僅香港文學界就連中國文學界也給予其極高的評價。

2009年也斯歷經十一年時間創作的十二篇短篇小說的合集以《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為題出版。這部短篇小說集在他多種文體創作中最能體現後殖民時代香港狀況，最能配合他所特有的視角或感覺，想像或表現，而且在其深處還有他對怎樣能使讀者更加具體、更加立體地感知香港問題的深深考慮。比如有意使用豐富多彩的飲食為材料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據他說這是為了參加溫哥華的一個文化節，在準備關於香港文化演講的過程中構思出來的。當時，他不希望說大多理論性的東西而以一種具體的、立體的東西來說明香港的文化，在為此苦思的過程中竟關注到人們在日常生活裡經常接觸的食物。換句話說，他認為：食物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總會接觸到的具體的、具有味道和顏色的事物，而且還是連接人們的感情和記憶的、彼此間可以進行溝通的工具，因此使用食物可以更有效更具體地展現香港與香港人的面貌。後來他積極將此想法運用到小說等的創作，其結果也是非常成功的。

也斯本來打算以長篇小說的形式描寫香港回歸前後一群普通人的生活面貌。但是當時原稿沒有達到長篇的篇幅，他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寫下去，因此以短篇形式開始寫作片斷。香港這座城市原本生活節奏極快，一般來說短篇小說比長篇小說，散

文、詩歌或港式專欄散文比短篇小說更受歡迎。再加上由於社會體系本身不太允許一個作家光靠創作活動而維持生活，大部分作家都在擁有其他主業的同時比較艱難地從事作品的創作。或許這些對他以短篇形式創作的選擇上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但是這些短篇小說一方面是各自獨立的故事，從整體看來它們又是一塊塊拼圖的拼塊。小說人物往往反覆出現，故事也不按時間順序或特定事件來獨立發展而保持相互聯繫來展開。大體來講，相對來說作者較少運用韓國讀者比較喜好的現實主義手法，而更多地使用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手法，還兼以運用魔幻現實主義要素與電影蒙太奇手法。還有一篇作品中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敘述者相互混用，在語言表達上敘述者的回想、獨白、與其他人物的對話沒有清楚的區分，但是小說仍然結構緊湊、脈絡清晰。也斯小說的這些特點，也許不免使韓國讀者產生陌生感，但同時也正因如此，韓國讀者反而能充分體會到他的與眾不同。

這部譯著裡翻譯了也斯作品中的六篇短篇小說，再加上《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的後記 雲吞麵與分子美食 共七篇。包括這些作品在內也斯的小說中香港這座城市的地理與建築、大街與小巷、大型飯店與小飯館兒、華麗的菜餚與簡單的餐點、文學作品與電視連續劇、電影與實錄、學術理論與市井雜誌頻繁出現。特別是代表作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乾脆將後殖民這樣的學術用語和日常飲食以及男女愛情結合為題。如前所述他的這種方式正是他苦思如何用某種具體的、立體的東西取代生硬的學術理論來展現香港的結果。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主要講述的是敘述者「我」史提芬與瑪利安的相會。小說中的「我」是從英國留學回來的，白天是髮廳到了晚上就變成酒吧的髮廳兼酒吧的老闆。有一天法國留學的瑪利安來洗頭，在兩人發現彼此都對飲食有種瘋狂的愛好之後，故事就從這裡展開。作者在包括兩人在內的小說中登場的許多人物和各種場面描寫上通過記憶、回想、獨白、對話等方式展示了他們各自的香港 最終展現了一個多樣複雜的、具體生動的香

港。特別是在小說最後的部分「我」說了這樣一段話：「有些人離開我們到別處生活，又有些新人加入進來。這是個新的時代。」這段話不僅說明後殖民時代的香港，是否也能說明全球化的向心力與地區化的離心力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今天的韓國？

尋路在京都 主要講述的是教英語和英美文學的美國人羅傑與酒店職員香港人阿素休假的故事。兩人好不容易去日本的京都休假，到了京都後從找住處開始遇到了各種各樣的事情。作者通過描寫登場人物在遇到這些事情時的反應與感覺、聯想與記憶等展現了羅傑曾經對東方所抱有的嬉皮式的幻想，現在在香港所經歷的現實，羅傑與阿素在思維和行為方式上的不同，香港與日本之間的異同。讀者也許會通過這些描寫產生這樣的疑問：純粹的、傳統的、歷史的到底意味着甚麼呢；它們果真可能存在嗎；真實的現實生活難道不是更加複雜、多變、非線形的嗎？

西廂魅影 主要說的是從英文系分離出來的比較文學及文化系的何方教授在學校所經歷的一系列日常瑣事。通過這篇作品可以看到香港的大學在許多方面基本上近似於韓國大學的情況，特別是對教授的壓力日益加重，教授之間瑣碎的矛盾與協作場景的描寫。所以從韓國讀者角度來看，對那些每天晚上出現在學校西廂的鬼鬼祟祟的事情也許會產生相當的共鳴。留心的讀者，特別是對後殖民主義感興趣的讀者，就不難發現作品中登場的布萊希特、福柯、巴赫金等人物的名字，或是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這樣的學術用語的出現。讀者也許會想到這意味着小說所要表達的絕非僅此而止，進而體會到作品的題目與內容的意味深長。

愛美麗在屯門 中的主要人物是在不屬於香港島的新界屯門出生的愛美麗和她的父親以及她的美國男朋友羅傑。但是小說通過不斷強調愛美麗和她朋友們的出身，街道名字和建築名稱等來介紹愛美麗的屯門的每一個角落。特別是愛美麗為了找工作來到香港島又回到屯門，她工作的地方大都是各種菜譜俱全的大眾餐館「茶餐廳」，愛美麗和她朋友們的堅強和獨立等等的描寫暗含着不少意思。敏

銳的讀者或許會發現香港原來不單指香港島還包括九龍和新界，更或許會發現作者就香港與屯門的關係的問題，適用中心與邊緣的觀點，從中國與香港的關係甚至全球化與地域化問題的層面來考察香港這座城市。

溫哥華的私房菜 是從把家人放在加拿大自己放棄移民回到香港作導遊的老薛陪老母去溫哥華探親的故事開始的。主人公「太空人父親」老薛，離婚的前妻，上大學的女兒，年幼的兒子，年老的母親之間發生的微妙的矛盾衝突不僅單純表現1997年香港回歸所引起的移民熱潮和因此導致的後遺症。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趨勢下經濟政治的不斷變化中產生的一系列質問，例如從小的方面來說是對家族的意義與家族成員間關係的質問，從大的方面來說是對作為人類共同體的民族是甚麼以及作為規定它的要素的文化是甚麼的質問。當然讀者也可以更直接地看作是在家長制的傳統逐漸消失的時代，許許多多的家族和父親的故事。

點心迴環轉 分散地講述了一度想寫小說但毫無進展的香港人「我」和如今正在走紅而移居香港的偵探小說家、上海朋友向東一起到香港各處走訪，回憶過去、思索現在的故事。而其中穿插了許多幾乎很難分清主次的故事同時展開，比如羅傑探訪首爾的故事，老薛和他的家人旅遊深圳的故事，小雪的台灣故事，國雄和史提芬的澳門故事等。

讀者或許正如題目所示遊覽的地方多了說不定會多少產生一時的混亂。但是如果考慮到香港自身就像這樣，是個各種各樣的事物同時存在着、混雜着、變化着的文化空間，那就不會覺到這些只是單純的混沌了。

雲吞麵與分子美食 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的後記。隨處可見作者說明自己寫小說的原因或者對寫小說所抱期待的內容。不過真正讀完後會感覺與其說它是後記，不如說又是一篇小說。如果讀者發生這種感覺，那是很自然的。實際上也不僅在小說的內容上，在處理內容的方式上也具有混合的、混融的、混種的特性。不僅如此，這種風格又體現在體裁上，比如他的小說就像散文，而散文



又像小說，甚至有些詩歌既像小說又像散文。從這些角度來看，他很好地實踐着他自己所說的決心，既不排斥理論，也不為理論束縛的決心。雖然讀者在閱讀時會有些吃力，但是讀者不妨借此機會來比較一下自己所讀的也斯小說與也斯自己所說的也斯小說吧。

本次翻譯工作由金惠俊和宋珠蘭共同參與完成。《後殖民食物與愛情》、《西廂魅影》、《愛美麗在屯門》由金惠俊翻譯，《尋路在京都》、《點心迴環轉》、《溫哥華的私房菜》和《後記》由宋珠蘭初譯後，由金惠俊修改完成。《解說與關於作者》由宋珠蘭寫初稿，由金惠俊加以補充修改。解說的一部分內容參考了也斯的鳴謝，《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香港：牛津出版社，2009），pp.261-265；甄嘉儀、淑華的「好遺憾」的也斯《作家月刊》（香港）總第52期，2006.10，pp.45-46；金惠俊的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文學的變化及其意義，《中國現代文學》第39輯，首爾：中國現代文學學會，2006.12，pp.493-495等。雖然共同翻譯免不了產生文字風格上的差異，但是譯者們經過了幾次對最初譯稿的修正和輪流閱讀的過程盡量努力減少差異。譯者們也與此同時盡量努力體現也斯所具有的獨特性與文學史的意義。

首先，譯者們盡量展現作者特有的多重隱喻的文體及其所揭示的含義和氛圍。比如《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中作者大量重疊使用「好像、彷彿、猶似、似乎、也許、大概、可能」等詞彙，一方面給作品製造了一個朦朧的氛圍，另一方面體現了1997年當時作者乃至香港人朦朧的感情狀態。因此譯者一邊盡可能將這種氛圍和感情表現出來，一邊盡可能不打亂句子或上下文的表達脈絡。

譯者們認為這又與作者追求表現香港性有直接的關係。作者沒有簡單地把香港概括成幾個概念，而試圖將具體的、瑣碎的事物同時展現出來。這與香港的特徵——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接觸與交流，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和競爭，殖民地的政治控制與相對自由的言論狀況，商業的、城市的

環境與農業的、鄉村的傳統等等——不無關係。因此譯者們翻成韓語時格外注意香港的地名，香港人的人名，飲食的名字以及其他詞彙或表現。比如註音專有名詞時盡量將香港地名按英語式發音而註音，香港人的名字按香港話（廣東話）的發音而註音，一般的漢語發音按中國普通話的發音而註音。飲食的名字和餐飲店的名字盡可能譯成韓語，必要時加註原文的漢字。特別是作者在原文中大量混用漢語國語（普通話）、廣東話、日語、英語、法語等詞彙，其中作者有意（可能為了強調混種性）或無意（可能因為很難用漢語的漢字表達）地直接用羅馬字母表示的，譯者們一般按原文表示沒有譯成韓語。

另外，譯者們還做了幾個小嘗試。比如作者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感嘆號「！」。因為譯者們擔心這樣弄不好會給韓國讀者造成不必要的混亂，所以做了適當的刪除或使用其他標點符號代替。其他標點符號的使用也作了這樣的處理。另一個例子是，譯者在翻譯中國諺語、詩句或特殊表達的時候，盡量按原意翻譯，但有時也會用內容近似的韓國諺語表達。其他的例子省略不談。

本書的出版要感謝許多人。其中最要感謝的人當然是創作並允許其作品在韓國出版的作者也斯。他現在在病中，我們真心地希望這次翻譯能給他帶去哪怕是一點點精神上的慰藉，我們更盼望他的身體早日康復重新為香港文學以及世界文學作出卓越貢獻。我們還要感謝與譯者一起致力於台灣、香港文學以及華人華文文學的研究與翻譯工作的釜山大學現代中國文化研究室（<http://cccs.pusan.ac.kr/>）年輕的研究者們。感謝企劃全局並大力推進工作進展的知萬知出版社的崔貞曄總編和誠實勤懇擔任編輯工作的吳貞杭先生。最後，更要特別感謝將來選擇並閱讀這本譯著的未來讀者們。如果本譯著沒有充分再現原著的卓越，責任全在譯者，希望廣大讀者能給予理解，並多多指正。